

柳暗花明的趋谒

9 月 21 日一早飞机启程赴津门。我预备了一本敬呈叶先生的拙著《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》，因其中讨论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开新一章，借鉴引用了先生的《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》，合当向先生汇报。但未确定能否见到先生，并没题签。着陆滨海机场后打开手机，收到汪梦川老师的短信：“李老师您好！我问过先生了，这几天她的日程都已经有了安排了（临近中秋，有些推不掉的活动），非常抱歉！”有点怅然，同时也不无释然，转手即将书赠

题，很是担心到时无话可说。幸而上海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博士乐意同行。

碧妍已定好 23 日上午十时返沪的高铁票，票都取了。听说我要去拜访叶先生，她大呼后悔：“我为何要提前取票啊！？这下没法网上改签了，我想去见叶先生……”一夜辗转后，她起了个大早，先打车到天津西站，把上午十点返沪之票改签到下午；再通知我可以跟上同访叶先生；然后打车来跟我汇合。

距离叶先生给我的时间——23 日上午 10 点——之前的 25 分钟，我俩就在叶先生楼下碰上头了。那时还没人跟叶先生汇报过有碧妍这位不速之客。因不确定她能如愿改签，我不敢叨扰叶先生请示同行事宜。碧妍在车站发来她改签成功的信息后，我才开始忐忑这样是不是太唐突了叶

先生的保姆王阿姨出来开门，请我们在门外稍候几分钟，说先生还没准备好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我们的确早到了接近十分钟。

阿姨看了看我俩愣头青的模样，说：“下次来不用买花啦，先生花粉过敏。你们买来，等会儿又得丢掉，可惜。再稍等一会儿啊。”阿姨虚掩外门，转头去看先生。

很快又出来，这回是敞亮地说：“可以咯，进来见先生吧。”

我们一个拖着行李箱入门，又一个拖着行李箱入门。手忙脚乱地，仰头看到先生正站在玄关处等我们，蓬蓬的花白头发和依旧红润的微笑面容，说着“谢谢你们来看我，请进来坐吧”。

九十五岁的先生，身形是不如七年前硬朗了，神情里还稍有些许疲态。阿姨说：“你们真幸运啊，八十多岁的老爷爷，跟先生约见，先生不见，没时间。你们这一约，先生就让你们来了。”

我们很不好意思。先生说：“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要整理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每天都很忙。”

我俩赶紧自报家门，说来祝先生中秋佳节快乐。先生示意我们到客厅沙发来，说：“赶紧坐，赶紧坐。”然后自己转向一个比沙发稍高三十厘米的转椅上，徐徐稳当地坐下，同时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年纪大了，只能坐这个比你们高一点的椅子，因为低的坐下了难以站起来。”

坐定后，先生请阿姨拿来签名本让我们各自签名留档。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写些什么好，看到之前有来访者留下了自己的通讯方式之类，想到自己只是小辈，也就只写了各自的姓名和单位。

先生座右之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卷轴

先生落座时，我顺势看到先生座椅右侧墙上挂一卷轴：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”笔势空灵，又泛发温润质感，不禁直叹道：“真好看，先生，我能拍照吗？”

“啊，就这样拍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你拍吧。”
我举起手机快速一按，忽而不好意思自己的冲动，匆匆收起。

“这样就拍好了？”先生问。

我忙把手机照片展现给先生。“但是我没有手机，没法这样看照片。因为我老了，没有时间这样再天天看手机。”先生边看边说。

“不要紧，我们再寄给您。”

这是出自秦观《浣溪沙》中的一句，原词曰：

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，淡烟流水画屏幽。
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

卷轴落款云“迦陵师属书秦少游句希即正腕乙酉立夏前一日谢琰”。

我请教：“这幅字落款是谢琰，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谢琰老师写的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，这是我加拿大的朋友写的。”先生不以为忤，还饶有兴味地问：“北师大也有一位谢琰？”

“对，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学者。”

“那我的朋友不是，我的朋友跟我这么大年纪了。北师大我认识郭预衡先生，他读书时跟我一个学校，同我一个年级。现在跟我这般年纪的可能剩我一个了。”

我便不敢再问这卷轴了。回来查知叶先生所历之乙酉年，有 1945、2005 两次。叶先生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加拿大书法家谢琰先生。此轴当是书于 2005 年，因为 1945 年叶先生还在大陆念大学，而谢先生才九岁，无有可能。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无知，我忽想继续追问：2005 年，逾八十高龄的叶先生，何以独钟秦观此《浣溪沙》词？

在叶先生独步的诗教星河中，秦观难称最光芒耀眼的一颗。不过先生曾论及此篇曰：“《浣溪沙》真是很妙！里边要说的究竟是什么？找不到比喻，找不到寄托，也没有具体的事情，就是一种感觉。他所用的字，小楼，轻寒，淡烟，画屏幽，轻似梦，细如愁……都是轻柔的叙写，一个沉重的字都没有。”“‘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’，一般人是把抽象的感情比作具体的景物，可是这首词他是把具体的形象，反而比作了抽象的感情。因为风也不大，雨也不大，一切都很轻柔，花片落下来在空中飞舞，像我的梦境一样轻柔地飞扬。丝雨，牛毛一样的细雨，无边的纤细的雨丝，好像是我轻柔纤细的哀愁。为什

么而哀愁？是说不上来的一种闲愁。”然则嘱书此句，先生是有“说不上来的一种闲愁”？

正巧我检索“加拿大谢琰先生”时出来有先生《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》一文，记及：“又有一天，我从住所的专家楼向新建成的研究所的办公楼走去的时候，蓦然听到了遥空的几声雁唳，举头望去正有一队排成‘人’字型的雁阵由北向南自高空飞过，于是我就又顺口吟成了《浣溪沙》一首小词，词曰：又到长空过雁时，云天字字写相思，荷花凋尽我来迟。莲实有心应不死，人生易老梦偏痴，千春犹待发华滋。”

词调正与“自在飞花轻似梦”相同。按《因缘》一文的叙事时序，自作《浣溪沙》与嘱谢琰先生书秦观句，时间似在同期。先生释自己的“梦”曰：“人生易老而情意长存，我虽然已如秋荷之即将摇落，但我也依然记得当年我听讲《妙法莲华经》时的那两句‘花开莲现，花落莲成’的偈语。私意以为‘花落莲成’盖可以有两层意蕴，一者为自己之证果，另一者则为传继之延续。”秦观将具体的形象的“飞花”，比作了抽象的感情“梦”。八十之后的叶先生，耿耿于怀的“梦”，也是一“荷花莲实”之梦。花兮，梦兮，恍惚兮联接于此。

1985 年叶先生发表在《四川大学学报》第二期的《论秦观词》，分三节讲秦观一生中三个时期的代表作。《浣溪沙》是第一期中代表作，先生说那时的秦观：“外边是轻似梦的飞花，细如愁的丝雨，你不用说他有寄托，有比兴，他也没有破国亡家之痛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那纤细幽微的诗人的感觉，而特别是词人的感觉，才会体会得这么细致。”到第二期时，代表作《千秋岁》中贬谪处州的秦观，原本“轻柔的闲愁”已加重到“万点如海”，“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”。忧愁起“能长久地活下来吗”？但，这“还不是最悲哀的，另有一首《踏莎行》才是他最悲哀的”：

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

与同行学友了。可以说至此我对于拜访叶先生仍无定念，准备不周自不待言。

22 日下午我完成发言回座，看到手机浮现汪梦川老师来电，接着又看到短信：“李老师您好！刚叶先生来电话，说明天上午可以抽出时间，您还过来吗？”

显然叶先生对于见我，也有犹豫。拜见时我才知近年来先生每天近乎废寝忘餐地工作，极少应允求见。但彼时我并不知道。不过体会到先生是一天后才决定见我，知道老人家有心，当然极愿意来。

我马上一边向景师寻求见面指导；一边询问同行有无陪我趋谒叶府者。因为机会如此难得，我却无准备访问话

先生？在汪梦川肯定先生会宽恕后，我们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：

“喂？”
“先生您好！我是景蜀慧老师的学生李晓红。”
“我知道了，你过来吧。”
“谢谢先生。我已经在您门下——”

“那你按门铃。”
“先生不仅我自己，我还带了一位您的读者同来，可以吗？”
“可以可以，你按门铃吧。”先生的语速超乎我对老人的想象，语气更是爽利。
“好的。谢谢先生。我们现在就按。”

拖着行李箱，捧着景师叮嘱的鲜花，我们上楼了。

叶先生座椅右侧墙上挂一卷轴：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”

